

# 为什么要提倡短篇小说？

摇摇摇——《月月小说》(第一卷)序

陈思和

自 1980 年 10 月《上海文学》改版以来，推出了以《月月小说》为主打的小说创作。取“月月”为名，即每月（每期）推出两篇小说的意思，作家无疑均为名作家，而刊物则努力发表好小说。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鼓励和推动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

为什么要鼓励和推动短篇小说创作？这个问题是针对当前的文学创作状况而提出来的。王晓明教授有一次在杂志的编委会上说：“一个社会的小说的状况，经常取决于短篇小说的状况，这是小说的基本功，没有好的短篇小说，是很难有好的长篇小说的。”我是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的。过去一般的舆论认为，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的标志性的文艺样式是长篇小说，这在文化市场还不发达、还不能充分影响文学创作的时代可能是这样，但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的小说市场上，长篇小说是主流，但不少所谓的“长篇小说”其实是影视作品的派生物和延伸产品，更有许多通过市场操作起来的流行作家，如美女作家、神童作家、低龄作家等等，几乎都围绕了长篇小说的形式在打转。这样

一来,长篇小说原来的千锤百炼方而玉成的精神完全丧失,成了一堆文字垃圾。所以,在今天作家能否写几部“长篇”、能否成为畅销书都不值得骄傲。过去一个作家长期在短篇小说里徘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才去构思长篇,显示出真正的创作实力,在这样的前提下,长篇小说才是神圣的标记。但现在的流行读物市场上长篇小说泛滥成灾,已经无法获得那样神圣的荣誉。而短篇小说正是因为失去了市场的青睐,它反而少了许多牵制和杂质,从艺术的角度说反而显得纯粹。短篇小说的标准,第一是短,第二就是讲究叙事结构,精致的叙事结构反映了作家内心的精致和感觉的别样,而篇幅短也不意味着内涵的单薄和感情的粗糙,相反它的结构与叙事本身往往就构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具有审美的意味。所以,总有一天聪明的作家们会达到这么一个共识:写长篇很容易,真正标志性的作品却是要写出几篇被读者反复咀嚼品味的经典短篇小说。

今天是传媒左右社会审美趣味的时代,文艺作品的兴衰与传媒的作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长篇之所以“兴”,是因为有市场在背后起作用,出版社为其媒体批评的经济后援。首发式的排场、发布会的规模、批评家的档次、宣传的力度等,都牵涉到文学创作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而短篇小说一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市场青睐,因为篇幅短,左右读者的阅读兴趣的,一般不是故事内容的曲折离奇,也不可能是社会思潮的煽情,而是真正的艺术趣味和写作技巧,它当然也可以作为消遣之用,但需要读者以沉静的心态和良好的素养来欣赏,这就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修养的水准。记得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周氏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市场上很不受欢迎,鲁迅总结其失败的经验时就说过,因为是短篇,读者觉得故事刚开始,但它却已经结束了,

“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其结果当然不好看。但鲁迅并没有气馁，相反他自己也开始写短篇小说，终于成为短篇白话小说的大家。我有时总是在发痴想：如果当年没有鲁迅的短篇白话的创新和冲击力，那我们的文学水平可能永远停留在《江湖奇侠传》、《玉梨魂》之类的长篇之上，后来的发展就不可想像。

从鲁迅起，中国新文学一向有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业绩的作家，当代就有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等大家，但到了上一世纪末的时候，市场上的长篇小说的流行完全淹没了短篇的存在，许多创作短篇小说的高手也纷纷改而写长篇，但他们的短篇依然写得精致漂亮。如果综合地看，他们的所有创作成就中，短篇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高峰。在今天的快节奏日益紧迫的状况下，短篇小说的结集出版应该是受欢迎的，因为短而隽永的阅读篇幅和艺术特征，正符合有良好文化水准的青年读者在繁忙与混乱中追求片刻闲暇的精神，因此现在应该是产生短篇大家的时候。我想，只要超越了现实市场的功利性欲望，这种境界很快就会到来的，而《上海文学》就是为达到那么一天而做准备，它只给读者提供时代的艺术精品。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月月小说》将作为“海边书”系列中的主体部分而长期编辑下去，每年编辑两卷，每卷推荐六位作家的短篇新作，为趣味高雅的读者提供一份精致的读物。

一九九〇年 猿月 愿日于黑水斋

# 目 录

王安忆摇发廊情话 .....	猿
摇摇摇摇姊妹行 .....	猿
【评论】摇从细节出发摇陈思和 .....	猿
红摇柯摇四棵树 .....	猿
摇摇摇摇高耸入云的地方 .....	猿
【评论】摇两个短篇 这么多的话摇张新颖摇主持 .....	猿
严歌苓摇拖鞋大队 .....	猿
摇摇摇摇奇摇才 .....	猿
【评论】摇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摇陈思和 .....	猿
迟子建摇微风入林 .....	猿
摇摇摇摇夜行船 .....	猿
【评论】摇晴月揽星摇微风行船摇聂摇伟摇主持 .....	猿
张摇炜摇父亲的海 .....	猿
摇摇摇摇烧花生 .....	猿
【评论】摇丰富的纯真摇王光东摇主持 .....	猿
刘庆邦摇大活人 .....	猿
摇摇摇摇双摇炮 .....	猿
【评论】摇在柔美与酷烈以外摇陈思和 .....	猿

## 发廊情话

这一间窄小的发廊，开在临时搭建的披厦里，借人家的外墙，占了拐角的人行道，再过去就是一条嘈杂小街的路口。老板是对面美发厅里辞职出来的理发师傅，三十来岁的年纪，苏北人。也许他未必是真正的苏北人，只是入了这行，自然就操一口苏北话了。这好像是这一行业的标志，代表了正宗传统。与口音相配的，还有白皙的皮肤，颜色很黑、发质很硬的头发，鬓角喜欢略长一些，修平了尖，带着乡下人的时髦，多少有点流气，但是让脸面的质朴给纠正了。脸相多是端正的，眉黑黑，眼睛亮亮，双睑为多，鼻梁比较直，脸就有架子。在男人中间，这类长相算是有点“艳”，其实还是乡气。他们在男人里面，也算得上饶舌，说话的内容很是女人气，加上抑扬缠绵夸张的扬州口音，就更像是个嘴碎的女人了。这与他们剽悍的体格形成了很有趣的对比。而他们的一双手，又有些像女人了，像女人的白和软，但要大和长了许多，所以，就有了一种怪异的性感。那是温水、洗发

精、护发素 ,还有头发 ,尤其是女人的头发的摆弄所养护成的。他们操起剪子来 ,带着些卖弄的夸张 ,上下翻飞 ,喀嚓作响 ,一缕缕头发洒落下来。另一只手上的梳子挑着发缕 ,刚挑起 ,剪子就进来了 ,看起来有些乱。一大阵乱剪过去 ,节奏和缓下来 ,细细梳平 ,剪刀慎重地贴住发梢 ,张开。用一句成语来形容 ,就是动如脱兔 ,静若处子。

这一个苏北人 ,就是老板 ,却不大爱说话。他的装束也有了改变 ,穿了件黑皮夹克 ,行动周转多少是不便的。也许是做了老板 ,所以不能像个单纯的理发师那样轻佻随便了 ,再加上初做生意 ,不免紧张 ,于是就变得持重了。他包剪和吹 ,另雇了两个年轻姑娘洗头 ,兼给烫发的客人上发卷。有了她们 ,店里就聒噪多了。她们大约来自安徽南部一带 ,口音的界别比较模糊 ,某些音下行的趋向接近苏北话 ,但整体上又更向北方语靠拢。最主要的是 ,语音的气质要粗犷得多 ,这是根本的区别。她们的年龄分别在二十出头和三十不到 ,长相却很相似 ,大约是因为装束。她们都是削薄碎剪的发型 ,发梢错乱地掩着浑圆的脸庞 ,有一点风尘女子的意思。可她们眼神却都是直愣愣的 ,都像大胆的乡里女子看人。五官仔细看还有几分秀气 ,只是被木讷的表情埋没了。她们都穿一件窄身编织衫 ,领口镶尼龙蕾丝 ,袖口撒开 ,一件果绿 ,一件桃红。裤子是牛仔七分裤 ,裤口开一寸衩 ,脚下各是一双松糕底圆口横带皮鞋。衣服都是紧窄的流行样式 ,裹在她们身上 ,显得很局促。她们经过室外强度劳作的身体 ,出力的部位 ,像肩、背、臂膀、髋部 ,肌肉都比较发达 ,就将这些衣服穿走了样。倘若两张椅子上都坐了洗头的客人 ,她们便一边一个 ,挺

直身子站到客人身后，挤上洗发水，一只手和面似的将头发搅成一堆白沫，然后，双手一并插进去，抓、挠、拉。她们就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抬肩、悬臂的姿势一模一样，抓挠的程序动作也完全一致，看上去很是整齐。她们还都喜欢抓挠着头发，眼睛看着正前方镜子里客人的眼睛，直逼逼地，要看出客人心中的秘密。看了一时，再侧过头去，与同伴说话。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大，笑声也很响亮，总之是放肆的。老板并不说她们，看来是个沉默的人，还有些若有所思的。她们于是会疏懒下来，只是依样画葫芦般地动作，却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这时，客人就会发声音了：你不要在表面划来划去，要抓到里面去。受谴责的小姐便委屈地说：方才的客人还说我的指甲太尖了呢！客人再说：你指甲再尖也无用，只在表面上划。这时，老板就站起来，走到客人身后，亲手替客人洗发。小姐呢？依然带着受委屈的表情，走开去，到水池前冲手，然后往墙边铁架折叠椅上一坐，那姿态是在说：正好歇着！她们多少已经学油滑了。

店里时常还会坐几个闲人，家住附近，没事就跑来坐着。人还以为等着做头发的，推门之后并不进来，而是问：要排队？里面的人一并说：不排队，不排队！生怕客人退走。闲人多是女性，有的手里还拿着毛线活，有的只是抄着手。虽说是闲人，可却都有一种倦容，衣履也不够整洁，好像方才从床上起来，直接走到店堂里似的。可能也不是倦容，只是内室里的私密气息，总有些黏滞不洁，难免显得邋遢气。果然，有几次，方才还蓬头垢面地在这里闲话，这一时却见换了个人似的，化了妆，换了衣服，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头也不回地从店门前走过去，赴哪里的约

会去了。等再来到这里,已经是曲终人散的阑珊人意了。她们回忆着前夜的麻将、麻将桌上的作弊,还有口角和得失。或者是一场喜宴,新郎新娘的仪表、行头、酒席的排场和各方宾客来头的大小。就好像一宵的笙歌管弦,要在这里抖落掉余烬似的。此外,股市的起伏波动,隔壁店家老板与雇员的争端,里弄内的短长事,还有方才走出的客人的吝啬与大方,也是闲话的内容。有她们在,那两位洗头小姐,也觉得不沉闷了。并且,有多少知识,可以从她们那里得来。遇到和计较的客人吵嘴,她们则会出来打圆场。她们都是有见识的世事圆通的人。甚至你会觉得不相称,像她们这样见过世面,何以要到这小店来,与两个安徽女子轧道?难得她们如此随和。岂不知道,这城市里的人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傲慢,内心里其实并没有多少等级之分的。她们生活在人多的地方,挺爱热闹,最怕的是冷清。她们内心,甚至还不如这些外来的女子来得尖刻。这倒是出于优越感了,因为处境安全,不必时时提防。当然,还是因为生性淳厚,你真不会相信“生性淳厚”这几个字能放在她们身上,可事实的确如此。在这闹市中心生活久了,便发现这里有几分像乡村,像乡村的质。生活在时间的延续中,表面的漂浮物逐浪而去,一些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则沉积下来,它们其实简单得多,但却真正决定了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些闲坐的女人里,没几个能猜得到那两位小姐背地里如何谈论她们,当她们光鲜地从玻璃门前走过去,她们在门后的眼光,又藏着怎样复杂的心思。

每天早上,将近九点钟光景,玻璃门上的帘子拉开了,门从里面拨了锁。这城市的街是扭的,房屋的朝向便不那么正,说不远

出是怎样一来,太阳从门外照到镜子上,很晃眼的。在晃眼的阳光里,两位小姐在摆放椅子,收拾镜台上的小东西,顺便对了镜子整理身上的衣衫和头发。有一点像舞台,方才拉开帷幕。倘有赶早的顾客,这时候推门进去,会嗅出店堂里的气味有些浊,夹杂着许多成分。“他”或“她”当然分辨不出那里面有被褥的气味,混了香脂的体味,还有几种吃食的气味:泡饭的米汤气、酱菜的盐酱气、油条的油气,再有一股灼热的磁铁气味,来自刚燃过的电炉。她们就是在里面过宿的,折叠床、铺盖、锅碗,都掩在后门外面。这里还有一扇后门,门外正是人家的后窗台,用纸板箱围住半平方米的地方来搁置这些杂物,上面再覆一张塑料薄膜。在这条窄街上,沿街住户门口,都堆放着杂物,所以,就不显得突兀和不妥。过了一时,老板也来了,进来看看,并没什么事,就又走了。走了一时,又来,再看看,还是没什么事,再又走了。他显得很忙碌,有着一些对外的交道需要处理的样子。有了自己的生意,做了老板,他的外形上似乎有了改变。他黑了,抑或并不是黑,而是粗糙,就像染了一层风霜。而且,有一种焦虑,替代了他们这类手艺人的悠闲劲。那是由手艺娴熟而生出的松弛,以至都有点油滑气了。现在,他却是沉郁了。这件黑皮夹克他穿着真是不像样,硬、板、灰蒙蒙,就像一个奔走在城乡之间的水产贩子。黑色牛皮鞋也蒙了灰,显出奔走操劳的样子。等他跑进跑出一段落,停歇下来,一时又没有剪和吹的客人,他便坐在柜台里面,背后是嵌了镜子的玻璃壁架,架上放各种洗涤品、冷烫精、护发素、焗油膏。柜台上立有一面硬纸板,上面排列着标了号码的各种焗染颜色样本。总之,这发廊虽小,可五脏俱

全。老板坐在柜台里边 ,用指甲锉锉着指甲。这带有女气的动作 ,倒流露出一点他本行的小习气。

他低头坐在那里 ,任凭小姐们与闲坐的人如何聒噪 ,也不搭腔。人们几乎都将他忘了 ,可是 ,很奇怪地 ,又像是要说给他听。倘若他要不在场 ,说话的兴头就会低一点 ,话题也变得散漫 ,东一句 ,西一句 ,有些漫不经心的意思。这个沉默的人 ,无论如何是这里的主人 ,起着核心的作用。现在 ,他坐在这里了 ,眼睛望着前边的玻璃门 ,门外街面上的忙碌 ,有一种熟稔的日常气息。人脸大致是相熟的 ,所作所为还是相熟。在这闹市的腹地 ,夹在民居中间的街 ,也是近似乡村的气质 ,相对封闭。外面世界的波澜 ,还进不到这里面 ,只会因冲击边岸而引起骚动。老板的眼光茫茫然的 ,这是处在创业艰难中的人统有的眼光 ,忙定下来 ,不禁自问道 :有什么意思呢 ?发廊里的闲话很热烈 ,两位小姐兴奋着 ,手在客人头上动作 ,连带身体雀跃着 ,形成一种舞蹈的节奏。肥皂泡飞到客人的眼睛里 ,客人抗议了一次 ,又抗议了一次 ,待到第三次 ,空气中就有了火气。老板在柜台后面立起来 ,可是 ,没有等他走到客人身后 ,有一个人却代替他 ,挤开了那位小姐。这是边上坐着的一个闲人 ,也算是常客了 ,家往街那头百货公司楼上 ,丈夫是做生意的 ,养着她 ,没事 ,就到这里来坐着。

她从铁架折叠椅上站起来 ,走到客人身后 ,略一挽袖 ,抬起手臂 ,手指头沿了客人发际往两边敏捷地爬行开去 ,额上立即干净了。她快速地将客人顶上的泡沫推叠起来 ,然后伸进深处抓挠。她笑嘻嘻地回头看人们 ,好像在说 :怎么样 ?是孩子气的技痒 ,也显出她曾经是干过这一行的。要这么一想 ,你便发现 ,她

愿

其实也和那两个小姐有些像呢！圆脸，短发，细淡尚端正的五官。所有的洗发小姐几乎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她的个子比那两个小姐还要小些。穿呢？又穿了一条灯芯绒的、胸前缝一个狗熊贴花的背带裤，这使她看起来，完全是孩子的形容。不过，再仔细端量，才会看出她怀有着身孕！这样，你忽然就不确定起来。进一步地，你注意到她看人的眼光，不是像那两位一样直逼逼的，恰巧相反，很柔软，似乎什么都没看，其实全看见了。你想，这女人有些不简单啊！到此，她已经与那两位小姐完全区别开来了。她们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不同源于经验、年龄、天赋，还有地域。对了，这女人是上海人，她说一口上海话。她甚至还不像她那个年龄，二十多，三十，或者三十出头？就这一个年龄段吧，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上海男女，有许多流行语，又有许多生硬的发音。她的上海话竟有些老派的纯熟，这显示她应该是在正宗的沪上生活里面。

客人安静下来，小姐们则兴奋地问出诸多问题，总起来就是，你也做过这一行啊！她翘起下巴，朝柜台，也就是老板的方向一点：我开过一个发廊。不等人们发出惊愕的叹声，她又加上一句，先前做过一段百货。再是一句：还开过一家饭店，名叫“好吃□”！说到此，人们反倒不吃惊了，因为不大可信。这三段式加在一起需要多长时间？而她究竟又有多大年纪？再看她脸上的笑容，那样得意的，又变成孩子了，沉不住气，爱说大话的孩子，狡黠地眨眨眼：信不信随便。小姐们不看她了，由她自己替客人洗头。她笑着将干洗的全套动作做了两遍，然后说：冲去吧！将客人还给原先的小姐，带到洗头池前，自己举着等在一

边 ,等水池子空出来好冲手。她很有兴趣地看着手上堆着的泡沫 ,手指撮弄出一个尖 ,尖上正好停着一点太阳光。光流连到她脸上 ,她的笑容在晃动的光影里有一点惘然。店里有一瞬是静着的 ,只有水冲在头发里柔和的咝声 ,还有煤气热水器噗一声开 ,又噗一声关。老板肘撑在膝上 ,下巴托在掌中 ,那样子有点像小孩 ,想着小孩子家的心事。

我的发廊在安西路。安西路 ,知道吗 ?她说。小姐们摇头说不知道。现在已经拆了 ,那时候 ,很繁荣呢 !长宁区那边有名的服装街 ,有人叫它小华亭的。我的发廊在服装街的尾上 ,或者也不能说是尾 ,而是隔了一条横马路的街头上。我对那地方比较熟 ,虽然我自己家住在淮海路那边 ,可是朋友借给我做小百货的门面在安西路 ,所以就熟了。

小姐们回头朝向她 ,听她说。冲头发的冲好了 ,送到座位上 ,老板起身去吹风。小姐自己站在一边 ,用一块干毛巾擦手。她走到空出来的水池 ,拧开龙头 ,冲净手上的泡沫 ,暂时停下来 ,脸上带了微笑。她左右手交换握了花洒 ,冲手。水丝很软弱地弯曲下来 ,汇成细流。电吹风的嗡嗡声充满在店内 ,头发的气味弥散在透进玻璃门窗的阳光里 ,显得有些黏腻。她洗好手 ,那小姐将手中干毛巾递过来 ,她没接 ,只是在上面正手反手摊了摊 ,算是擦干了 ,回到先前的折叠椅上 ,坐下。后来呢 ?小姐中的一个问道。她抬起微笑的脸 ,询问地看着发问的人。为什么不做百货而要做发廊 ?那人解释了自己的问题。

她“哦”一声 ,仿佛刚明白过来似的。小百货 ,你知道利极薄 ,倘若你没有特别的进货渠道 ,赔煞算数。那些供销商 ,你打

过一趟交道,三天吃不下饭!说到此处,她忽然收住,意识到险些说到了不该说的话。安西路的铺面,是我朋友借我做的,本来就不是我自己的,做也做不长。所以呢,做、做、做,我就想自己做了。做什么呢?在家待业的时候,我陪隔壁邻居家的小姑娘,到理发学校听过课,回到家,我让她在我头上练洗发,我在她头上练,就这么练着玩。到后来,我洗得比她还好。她抬了抬下巴,好像在说:方才你们也见到了。我想:就开个发廊吧!安西路,就这点好,做什么事都像玩一样,没有心理压力的。朋友又多,因为都是靠朋友的,所以都肯帮朋友的。当然,安西路的人和我们淮海路的不一样。就是这里,她用手点点脚下的地面,这静安寺地方的人和淮海路的都不一样。淮海路的女孩子,走到哪里都看得出来不一样。不是长相,不是说话,也不能说不是,可能有一点是,不过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大约是气质。她为自己说出“气质”这两个字,有些不好意思,笑了一下,似乎觉得不够谦逊。不过,安西路的人有安西路人的好,他们很肯帮忙,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严重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都和玩一样。听他们说话,你会听不懂,难道是吹牛?吹牛也要打打草稿,可他们完全是像真的。开发廊?好呀,我的朋友在香港学出师的,专给明星做发型。店面吗?安西路服装街要延长,还要丰富品种,我有个朋友和区长认识,同他说一声好了。第三个朋友恰巧专门做推销洗发香波的,可以用批发价卖给我。还有工商局、卫生局、劳动服务公司、治安大队,都有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都是一句话就成的。当然,实际上不会有这么好运气,否则,人人发财了。那个做发型的朋友,不是在香港,而是在

温州学的，不过曾经在香港人的发廊里做过，开的价高过天，还要有住房、包交通，因为他实际连温州人都不是，而是温州底下的德清乡下人。服装街不仅不延长，连原来的都有拆掉的危险，有几户居民是有来头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直在呼吁。你知道，安西路一带多是洋房，本来是极清静的。那推销洗发香波的，倒是天天来，来到我的百货摊位上，这时我的百货还没有结束。他拎一只拷克箱，盖子揭开来，里面像中药房一样，一小格一小格，放着样品。样子蛮像，结果全是假货，在火车站那里的地下工厂生产出来，四面八方去兜售。一上手就知道，处处是关隘，问题是，一上手就甩不掉了。本来，不过是玩玩的，一来两去，玩成真了。脾气上来了，志气也上来了，非要成功不可了！发廊到底开出来了，倒真开在隔横马路的街那头，政策又一时松动，一要解决待业人员生计，二要街道里委创收。不过，松几天又紧起来，除了我这家发廊，再没有开出别的铺面。我的发廊正好嵌在弄堂贴边上，狭长的一条，门是朝里的，对了弄堂另一侧墙面。

在她讲述过程中，又先后进了两个客人，一个男客，一个女客。老板先给男宾修面，再给女客焗彩色油。女客对了硬纸板上的颜色样品思忖很久，最后选定一种。两个小姐听得出神，听故事并不比聊天更影响她们干活，甚至聆听产生的专注，使她们安静下来，手下就不那么浮躁了。老板依然沉默着，这是一个静默的男人，即便需要与客人交流，他也尽可能以动作示意，比如，点头、摇头，或者用手指画。万不得已要说话，他就用极轻的音量说出极简单的几个字。她的叙述相当流利，语音清晰，轻盈地

穿行在店堂间里，透过刀剪的嘁嚓、花洒里的水丝、客人与老板耳语般的对话。

生意好不好？一个小姐问道。她没有正面回答这问题，依着原有的思路往下去。开张这一日，大家就是安西路服装街的朋友，都来放炮仗了。朋友中有一个人，大家都叫他“老法师”。她停顿一下，绕过这话题，这个人等会儿再说。你问我生意如何？她看着方才提问的小姐。这一绕道有些打乱叙述，需要一个缓冲，用来调整节奏。生意嘛，不好不坏，多的还是洗头，其中起码有一半是朋友，“挑”我生意的。她一笑，因为用了一句粗俚的切口稍有些羞惭。像我们这种发廊，多少有点不上不落。居民习惯去国营的理发店。隔壁小区里，就有一个里弄开的理发室，洗头只要五块钱。生活质量高的又要去美发厅、美容院，香港台湾人开的。再有一类发廊，是要在城乡结合部的外地人集聚的地方，叫是叫发廊，小姐们连洗头都不会。她停下来，略过去了。到我们这地方来洗头的，多是一些小姑娘，读中学的，刚刚学了时髦，大人又不许去美发厅，就只得到我们这里来。她们多数是一头直发，拖到背脊处，额角上胎毛还没掉干净，怀里抱一瓶自家的洗发水，坐到椅子上，喊一声阿姨，多抓抓噢！别看她们年纪小，已经学了白领的脾气，一会儿说抓重了，一会儿说抓轻了，一会儿又说洗出头皮屑，一会儿再说吹风筒太近，头发开出叉。半通不通，口气却很凌厉，你也不好跟她凶，只好和她“淘糗糊”。她又用了一个俚语，自己笑出声。和这帮小姑娘混的时候长了，要来真正做发型的客人，倒有点不晓得怎么下手了。当然，即使有做头发的，也不过是几个老阿姨，卷一卷，吹一

吹。就算是比较时髦的,也不怕,我的师傅路子还是正规的,原来在紫罗兰做过,怕是怕那种路子外边的。但是,你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这一天,不早不晚,来了一个人。她忽然止住,本来交错抱在肚子上的手臂解开来,插进背带裤的口袋,这样,腰就往前挺一挺,肚子也挺一挺,脚尖并拢朝前伸直。再继续往下:他要剃光头。

这是一个光头客,只不过长出薄薄一层头发碴,他要再推推光。他是这样进来的,推开门,一脚在门里,另一脚在门外,说:推不推光头?好像他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只是来试试。我们那个师傅,已经笑出来了,马上有话要跟进:到剃头担子上去推!其实谁看见过剃头担子,只不过放在嘴上说说罢了。就在这当口,也不知道怎么,我“拔”地立起来,抢过师傅的话头,说了一个字:推!事后再想,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来由的,我感觉到这不是一般的光头。她笑了,两位小姐也笑了,问:不是一般,又是什么?这话怎么说!她沉吟了一时。这一时很短促,可在她整个流畅连贯的讲述中,却是一个令人注意的间隙,好像,有许多东西涌了上来。她沉吟一时,说下去。假如是一个老头、民工、乡下人,或者穿着陈旧……怎么说,反正是那种真正剃光头的朋友,我就不会留人了。但是这一个呢,年轻,也不算顶年轻,三十左右。他穿一件中式立领、黑直贡呢的棉袄,那时候还不像这几年时兴穿中装,猛一看,就像道袍,裤子是黑西裤,底下一双黑直贡呢圆口布底鞋。背的一只包,也很奇怪,你们猜是什么包?洗白的帆布包,盖面上缝一颗五角星,军用书包。他的样子就是这么怪,但是,很不一般,一点也不一般。

我请他进来,坐下,抖开尼龙单子,围好,封紧,再去镜箱里拿工具。我们店里的人都看着我,不晓得我准备怎么下手。我眼睛盯着我的手,一会儿拿起一把电推刀,一会拿起一把剪刀,先是拿大的,再是拿小的,我一捏住那把小剪刀的时候,心里忽然定了,我拿对东西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做事情都凭感觉,感觉呢,又都集中在手上。所以,许多事情,我都要先去做,做在想前边,做以前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只要做起来,自然就懂了。小时候,我们弄堂里的小姑娘,兴起来钩花边,大家把花样传来传去。还有书,书上有照片和针法。我就是不要看这些,我就是要钩针、线,在手里,三绕两绕,起了头,各路针法我都钩得出来了。大人说我手势好,说,什么叫手势好,伊就是!这时候,我捏了这把小剪刀,回到客人身边,把椅子放低一节,这个光头客个子挺高的。他看了看我手里的小剪刀,没有说话,也不晓得是看出我会,还是看出我不会。我反正觉得我会。事后,我们那师傅也问我在哪里学的,说一看我拿起剪刀,就晓得我会。其实,我不但没学过,连看也没看过,我就是知道,不能用推刀,也不能用刮刀,那就真的是剃头担子了。而我们是发廊,客人呢,又是那样的,我们必须是新潮的。我拿起剪刀来就再没有犹豫,我从发际线开始,一点一点往后剪。剪刀小,刀口短,留下的“角”就小,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剪圆。这是基本原则,不要有“角”。这个客人的头型很好,圆。你们不要笑,你们接触的头比接触的人还多,是不是都圆?不是吧!可以说大多数的头不圆,或者整体圆,局部却有凹凸。可他不!不仅圆,还没有凹凸,更难得的是,他头上没有一点斑秃和疤。倘若要把所有人的头都剃光的话,